

分类号 _____
U D C _____

密级 _____
编号 10741

兰州财经大学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产业政策冲击下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
化的影响研究

研究生姓名: 赵丹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王庆 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财政学

研究方向: 财政理论与政策

提交日期: 2022.5.28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赵丹 签字日期： 2022.5.31

导师签名： 王庆 签字日期： 2022.5.31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同意（选择“同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 1.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 2.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赵丹 签字日期： 2022.5.31

导师签名： 王庆 签字日期： 2022.5.31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fiscal
expenditure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under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policy**

Candidate : ZHAO Dan

Supervisor: WANG Qing

摘 要

产业发展一直是党和国家重点关注的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端正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 2020 年至今新冠疫情的阶段性爆发，更是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可估计的后果。如何在政策的配合下，运用财政手段，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是目前需要考虑的问题。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选取我国 30 个省份 2010-2019 年数据，以财政支出指标为核心解释变量，以产业政策为冲击解释变量，以产业结构优化为被解释变量，并选取了控制变量，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我国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第一，人均财政支出与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的提高能显著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且对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效果最好，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效果相对最小。财政自给率和财政分权对各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显著为负。第二，仅考虑产业政策，其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有正效应，说明政策提出后对产业结构产生的影响效果较好。对西部地区的正影响效果不显著，说明我国“一刀切”制定产业政策可能对政策预期效果起到相反作用。第三，当在财政支出中考虑政策效果后，发现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效果比未考虑之前要好，但此时产业政策效果影响不显著，即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只是起到辅助性作用，主要还是依赖于财政支出对其的正向影响效果。但整体来看，在产业政策的冲击下，财政支出对中西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正影响明显增加，负作用也基本减弱，说明政策辅助作用效果较好。

通过对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相关建议：第一，要适度调控区域间财政支出规模，与产业结构发展相适应。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并更好的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第二，要合理分配中央与地方财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要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克服财政体制障碍，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三，要制定不同区域间产业政策，发展各区域优势产业。要综合考虑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文环境、自然资源等因素，权衡制定产业政策，充分发挥地区优势，让地区资源发挥最大价值。第四，要加强财政

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同发展。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结合起来，发挥政策效果，更好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

关键词： 财政支出 产业结构优化 产业政策 双重差分模型

Abstrac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as always been a major concern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arty pointed out that, we must “Unswervingly implement the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 resolutely correct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change the development model,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development. We should support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Especially from 2020 to the present, the outbreak of new crown disease has brought inestimable consequences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 under the policy coordination, uses the financial means, the optimization our country’s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at present needs to consider the question.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is paper selects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0 to 2019, takes the financial expenditure index as the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 takes the industrial policy as the impact explanatory variable, take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s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 and selects the control variable, the fixed effect panel model and dual difference model are use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expendi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n China.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first, the increase of per capital fiscal expenditure and the proportion of fiscal expenditure in GDP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level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optimization effect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Eastern Region is the best, the effect on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western China is relatively minimal. Financial self-sufficiency rate 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optimization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Second, only considering the industrial policy, i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level of 1% significance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which shows that the policy has a better effect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positive effect on the western region is not significant, which shows that the "One-size-fits-all" industrial policy-making in China may have the opposite effect on the expected effect of policy. Thirdly, when the effect of policy is considered in the fiscal expenditure, it is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fiscal expenditure on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better than before, but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policy is not significant at this time, that is, policy only plays an auxiliary role in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mainly depends o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iscal expenditure on it. But on the whole, under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policy,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iscal expenditure on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s obviously increased,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is basically weakened.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expendi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irst, we should moderate the scale of fiscal expenditure among regions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and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the market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Second, the central and local financial resources should be rationally allocat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use of funds.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financial functions of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overcome the obstacles of financial system, and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Third, we should formulate industrial policies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to develop the regional advantage industri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should be formulate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egional advantages and maximize the value of regional resources. Fourth,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fiscal policy and industrial policy. The combination of financial policy and industrial policy,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licy effect, better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words: Financial expenditur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dustrial Policy;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目 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2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
1.2.1 财政支出研究现状	2
1.2.2 产业结构优化研究现状	3
1.2.3 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现状	4
1.2.4 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现状	5
1.2.5 文献述评	6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6
1.3.1 研究思路	6
1.3.2 研究内容	7
1.3.3 研究方法	8
1.4 侧重点与不足之处	8
2 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10
2.1 相关概念	10
2.1.1 财政支出	10
2.1.2 产业结构	10
2.1.3 产业结构优化	11
2.2 基础理论	12
2.2.1 乘数理论	12
2.2.2 产业政策理论	13
2.2.3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14
3 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的现状与财政机理分析	16
3.1 财政支出现状分析	16

3.1.1 财政支出总量分析	16
3.1.2 财政支出区域分析	18
3.2 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19
3.2.1 产业结构分析	19
3.2.2 产业结构优化分析	23
3.3 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财政机理分析	25
3.4 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理分析	26
4 产业政策冲击下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双重差分分析	28
4.1 模型构建	28
4.2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29
4.2.1 指标选取	29
4.2.2 数据来源	31
4.2.3 描述性统计	31
4.3 实证分析	31
4.4 实证结果对比	46
5 主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49
5.1 主要结论及原因分析	49
5.1.1 结论总结	49
5.1.2 主要原因分析	49
5.2 相关对策建议	52
5.2.1 适度调控区域间财政支出规模，与产业结构发展相适应	52
5.2.2 合理分配中央与地方财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52
5.2.3 制定不同区域间产业政策，发展各区域优势产业	53
5.2.4 加强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协同性，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发展	53
参考文献	55
致谢	59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产业发展一直是党和国家重点关注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提高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要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深入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①而三大产业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其结构是否合理，会直接影响我国经济能否高速、稳定、持续发展。从目前来看，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将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产业结构优化从目前来看，主要有合理化和高级化两种形式。合理化是指在现有资源条件和技术水平的情况下，所有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三大产业之间协调发展，经济保持均衡稳定发展；高级化则指三大产业之间的演化过程，即产业内部之间由低水平产业向技术水平更高的产业演化发展。综合分析，产业结构优化，不仅仅是产业结构在“一、二、三”产业之间的简单调整，更是反映了技术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对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产业结构的优化能够使资源在劳动、资本和技术市场之间自由流动、重新配置，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

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财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财政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力度和方向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投资、运营等一系列过程。在经济活动中，财政政策主要通过五大过程影响产业结构的发展。首先，是企业的信号发出过程。政府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即向企业发出信号，使其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其次，信号传输至企业，企业根据现有财政政策改变自身生产经营情况，调整产业结构；最后，政府通过企业的反馈行为，对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作出评价，决定是否对企业实行财政支持，以此调整产业结构。因此，我国政府在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需考虑从财政角度入手改善经

^① 习近平. 华东 7 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 http://www.gov.cn/xinwen/2015-05/28/content_2870174.htm.

济环境，弥补市场机制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的不利影响。

1.1.2 研究意义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理应在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我国财政政策在实践中的作用还尚显不足。本文融合产业政策，在相关理论支撑下，运用实证分析对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具体来说，研究意义主要有：

（1）理论意义

第一，通过对财政支出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分析，以及从微观层面上用实证模型检验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为制定和完善与产业结构优化相适应的财政政策提供理论基础。

第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将政策冲击引入模型，进一步丰富了政策实施对产业结构影响效果的理论依据。

（2）实践意义

第一，本文运用中国财政年鉴各省份的财政数据构建了 2010-2019 年 30 个省份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数据结果分析，对我国现阶段财政支出情况有了初步的概括理解。

第二，将产业政策冲击引入模型，运用个体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并根据实证结果为政府更合理的运用财政手段，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社会建设提出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对于政府今后财政预算的制定，财政支出的调节，地区财政的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财政支出研究现状

合理的财政支出可以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降低收入差距。目前国内外在财政支出方面的研究思路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是对财政支出总量进行概述。如 Gordon (2009) 认为由于要素供给、经济制约等外在环境的不同，各个国家的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也存在明显

差异，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制定财政政策时应因地制宜，综合考虑本国的产业发展水平，不能直接套用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郑凯（2018）对我国财政支出分区域进行研究，认为我国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过快，不利于政府行政支出费用的综合管理。黄少安等（2019）以经济学中的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加入福利刚性假设，研究了财政支出对家庭的福利效用和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结果认为我国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是线性关系，而是存在一种负向或者是倒 U 型影响；同时认为福利刚性与家庭的福利效用和经济增长之间是负向关系。也有部分学者在研究财政支出总量时加入结构因素，研究地方财政的回应性因素（郑少华等，2019）。

二是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研究。部分学者将我国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和消费性（潘文卿等，2019；侯帅圻，2019），研究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也有部分学者仅研究具体的财政支出结构，如王庆、周清竹（2017）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科学技术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等 12 个支出项目归类为民生财政，研究民生财政的发展与调整。

1.2.2 产业结构优化研究现状

目前对产业结构的研究集中在产业规模和产业结构两个方面。

第一，对产业规模进行研究。韩凤慧（2019）通过分析我国各省财政科技支出等统计数据发现，我国科技研发是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力。石晶等（2020）主要研究了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现状，以及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出政策建议。主要从产业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并认为需要发展我国产业带动机制，引进高技术人才，通过人才培养创新我国的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李翠、张光涛（2021）认为主要有四种因素即资源的投入、社会分配、市场需求以及法律保护会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其认为，在 21 世纪的互联网时期，市场的需求和法律保护对产业结构优化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我国在此方面还存在较大不足。

第二，对产业结构进行研究。制造业是我国的第二产业，为我国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能源设施。制造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会吸引大量的劳动力和供应商聚集，促进当地的产业结构优化（Drucker, 2015），提高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我国

制造业目前还存在技术驱动不够、产能优化不均衡、以及我国在此方面开放水平较低等问题（郝远洋，2020）。由此，有学者通过构架我国产业政策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 2005-2014 年 10 年的数据进行了系统预测，分析了制造业产业政策的效果，并从组织、布局、科技等各个角度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并从政策入手提出了相关建议（唐晓华等，2017）。

1.2.3 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现状

有关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效果，学者们主要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促进论”，即财政支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从整体来看，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明显促进作用（Lichtenberg, 2008；韩振国、杨盈颖，2018；蒋炳蔚、郑苏沂，2020）。其中，Lichtenberg 通过对财政支出的研究，认为政府干预对财政支出效果有很大作用，并提出，财政支出规模的增加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显著促进作用。韩振国、杨盈颖运用系统 GMM 方法研究了我国财政支出与第二产业之间的关系，认为财政支出规模的增加对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有显著促进作用，基本为 2.7 倍的影响效果。而蒋炳蔚和郑苏沂则是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虑了地理环境因素，实证研究我国产业支出与产业结构二者之间的正向显著关系。具体来看，有对财政支出分权方面的研究（刘建民、胡小梅，2017），认为财政支出分权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影响；有对税收补贴与财政支出方面的研究（Darrat, 1999；Wahab, 2010），发现税收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也有对 R&D 研发投入方面的研究（Lakh, 2018），通过研究印度的 R&D 研发投入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发现科技创新能够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因此印度应该加大创新体制建设。

二是“抑制论”，即财政支出抑制产业结构优化。将财政支出分为总量和结构两个视角，发现我国的财政收入即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有促进作用，财政支出总量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负影响，即财政支出的增加会抑制产业的优化转型（储德银和建克成，2014；尚晓贺、陶江，2015）。Barakat（2014）支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认为政府干预对产业结构优化有负向作用，需要市场调节，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Lin et al.（2014）认为，产业结构的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干预，也需要市场的资源配置，且后者的作用更好。政府和市场

需要协调配合才能对产业结构的发展起到良性作用。刘建民、杨华（2015）采用 GMM 方法，认为在结构方面，财政支出会抑制湖南省产业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三是“不确定论”，即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不确定。Sagiri（2010）和杨晓锋（2016）从长期和短期两个时间维度进行分析，都认为短期内财政支出的增加能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但长期来看，不仅不会促进，反而对产业发展有不利抑制，但这种抑制作用会在长期内慢慢减弱。任爱华、刘欢（2017）采用 VAR 模型研究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其将经济分为了高涨区、平稳区与衰退区，研究认为，在衰退区内，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有促进作用，而在其它两个区域内，作用效果刚好相反，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杨志安、李梦涵（2019）从财政支出规模角度出发，认为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效果并不确定，不仅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也会受到负向抑制效果的影响。林春、孙英杰（2020）研究表明，纵向的财政失衡对产业结构内部有负向作用效果，但却对第二产业结构优化有显著促进作用，文章主要采用的系统 GMM 方法及递归分析。

1.2.4 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现状

一种观点认为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有促进作用。韩永辉等（2017）通过对产业政策效应的量化分析，认为产业政府的实施对产业结构优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陈淑云、曾龙（2017）研究了土地财政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土地财政依赖对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但目前的土地出让结构则削弱且抑制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周茂、陆毅等（2018）认为政府设立的开发区作为制造业空间布局的集聚地，通过促进内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有效推动了地区制造业升级。武晨曦（2019）研究发现，我国产业政策的提出能通过资源的再配置水平，以及带动地区技术水平的进步，来促进我国制造业的结构优化。王红建等（2020）通过理论分析表明产业政策的实施和资源配置效果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转型有正向促进效果。

另一种观点认为产业政策抑制了产业结构优化。袁航、朱承亮（2018）认为在政府的过度干预，产业政策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但对高级化程

度没有显著效果。张玉兰等（2020）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产业升级的效果不显著或呈现负影响，且因干预市场竞争对其他未鼓励产业具有挤出效应。唐荣、黄抒田（2021）以资源最优配置为视角，将不同的产业政策进行对比，研究了其对第二产业的影响，认为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对制造业的升级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1.2.5 文献述评

从上述文献梳理来看，目前有关财政支出和产业结构方面的研究较为成熟。从研究对象来看，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对财政支出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对财政支出总量的研究相对较少；从研究方法来看，大部分学者采用实证分析法，主要有多元面板模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系统 GMM 模型等，但也有部分学者仅从理论方面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从研究结果来看，学者们没有统一的研究结论，部分学者认为财政支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财政支出抑制产业结构优化；还有少部分学者认为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效果不能确定，可能促进，也可能抑制。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关于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相关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且很多学者在研究问题时使用的方法较为简单，仅从理论方面阐述，结果可信度尚未可知。在进行实证研究时，不同模型各有利弊，要根据研究内容和整体思路选择适合的模型。针对中国不同省份之间的研究，需考虑到财政支出的政策差异性。因此，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从财政支出的视角出发，将产业政策放入模型中，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分析，考虑了政策环境对产业优化升级的影响以及政策环境下财政支出对产业优化升级的影响，相较于其他模型更有优势。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1.3.1 研究思路

本文研究内容以“财政支出、产业政策是什么——现状如何——对产业结构优化有何影响”为逻辑主线，同时采用规范分析法与实证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在全国层面对东中西三个区域内产业政策冲击下的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

的关系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基本参照技术流程图 1.1 可展开为：首先，从我国现实问题出发，以产业政策为引领，提出问题，说明构建财政支出体制的重要意义；其次，以问题为导向结合现状分析，分析财政支出如何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再次，依据理论分析，运用多元面板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检验其影响效果；最后，通过前四章的理论和实证的分析，以解决问题为目的，提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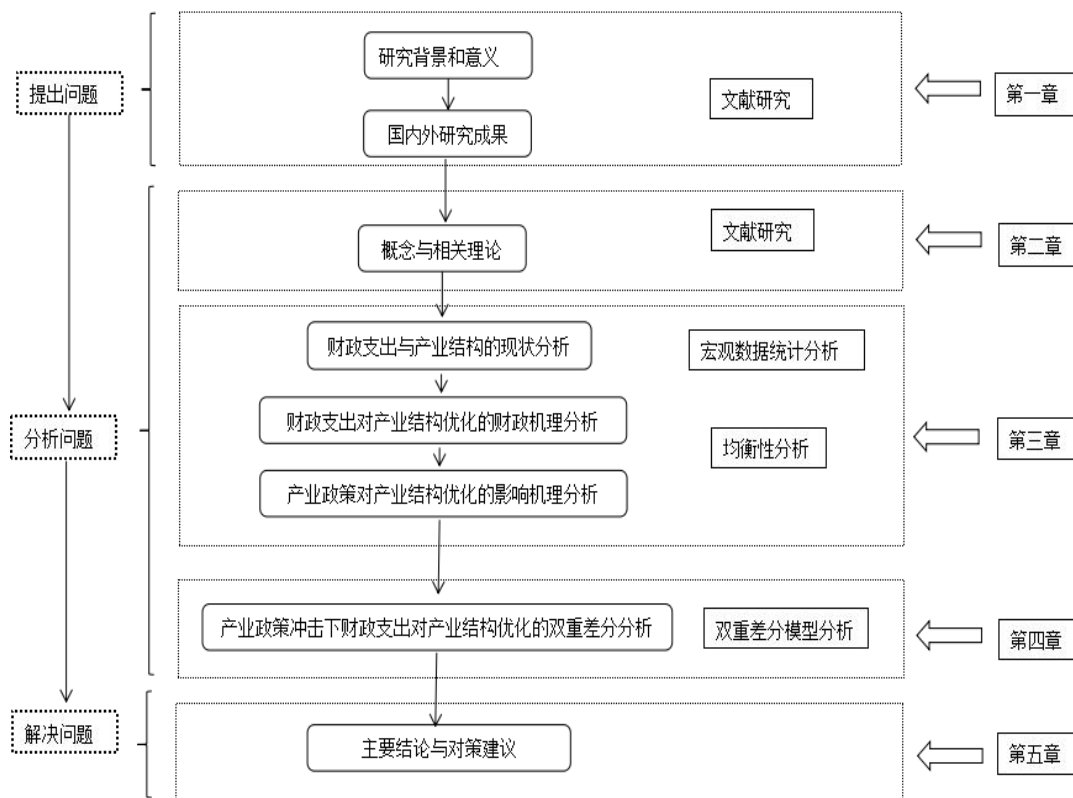


图 1.1 技术流程图

1.3.2 研究内容

基于双重差分分析模型，结合多方学者的研究方法，从财政支出的作用出发。以财政支出和产业政策冲击的相关指标为研究对象，选取我国 30 个省份^①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我国产业结构目前存在的难题，并提出相关建议。以下的本文的具体内容：

^①由于西藏地区数据缺失严重，使用缺失值补充会造成结果偏差，故本文在研究时剔除了西藏地区。

第一部分是绪论。以研究背景及意义着手，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的研究内容，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及方法。

第二部分是概念与相关理论。主要介绍对财政支出及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解和相关的理论依据。

第三部分是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的现状与财政机理分析。首先，从总量和区域两个方面分析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现状，其次，从理论视角分析财政支出、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理，为接下来的计量模型提供理论支持。

第四部分是产业政策冲击下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双重差分分析。第一小节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设计；第二小节介绍数据的选取及来源；第三小节是本文的实证部分，分别用三个模型介绍政策冲击下东中西三个区域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第四小节是对实证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第五部分是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部分。总结并分析实证结果的产生原因，并从财政支出和产业政策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1.3.3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多学科综合研究法。本文研究范围较广、研究领域较深，不光涉及财政学，也在研究分析时将管理学、政治经济学等融合在内，在交叉学科中更全面的展开对产业政策冲击下的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

(2) 规范分析法。本文在第二部分撰写时主要使用了规范分析法，对我国财政支出的内涵、产业结构的发展及相关的基础理论，都需要使用规范分析法进行详细介绍。

(3) 实证分析法。本文在第四章运用个体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我国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将产业政策引入模型，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

1.4 侧重点与不足之处

(1) 侧重点。选取财政支出、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优化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面板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重点对比分析产业政策冲击下的财政支出对东中

西不同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在进行理论分析时,重点考虑了政策制定、社会经济等因素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2) 创新之处。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基于产业政策冲击下的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主要关系。最主要的方法创新点是考虑了政策因素,将政策制定所带来的影响运用虚拟变量考虑至模型中,研究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也与财政政策研究的特殊性相适应。

(3) 不足之处。本文只是对财政支出总量进行研究,并未考虑财政支出结构在产业政策冲击下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2 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2.1 相关概念

2.1.1 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是指国家为了履行自己的各种职能,授权财政部门将政府资金按照计划支出投入到相关部门或者企事业单位的一种行为。其可分为预算外支出和预算内支出,财政支出主要体现了政府的活动方向和意图,政府通过征税等方式,筹集到财政资金,即为我国的财政收入,这些资金有一部分会被政府合理有效的分配即为政府的转移支付行为,一部分用于政府内部必要开支即政府的购买支出。可以分析。财政支出是政府对财政资金合理分配的一种重要手段。

按照财政资金的经济性质,我国财政支出可以分为政府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付。购买性支出一般是指政府在满足日常政务工作或进行投资等需要花费的资金,即政府购买商品、劳务等资金使用行为。转移性支付是指政府为履行其财政职能,按照一定的方式,将财政资金拨付给需要的人无偿使用的一种行为,政府的转移性支付可以通过两个渠道来支出,一个是政府的财政补贴,另一个是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财政支出都是政府的无偿拨款行为,部分财政支出是一种借款行为即有偿使用。有偿使用是指政府通过借出财政的周转资金来向企业单位提供财政支持。

2.1.2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主要指在国民经济中,我国三大产业之间的构成行业、产业之间的经济发展以及技术水平等各方面的相互联系。在产业结构中,主要包括各产业之间的资本投入、劳动力水平、自然资源以及产业所有的物质总和,这些产业之间的不同资源在市场经济中的分配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总体上能够清晰明了的反映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具体来看,我国的产业结构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各地区水平、技术发展、结构布局、组织管理以及各产业的产品链经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发展时期,产业部门的运行也不一样,其各产业的占

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相互之间的约束关系都会不同。

目前来看,我国产业由三大部分组成: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其中,农业是我国的第一产业,主要解决人民的生活和温饱问题。农业主要是以自然力为主,生产过程不需要经过深层次加工就可以在消费市场进行消费,或者简单层次加工后就能作为生产原料投入下个部门进一步生产。第一产业也包括林木业和渔业等其他行业。第二产业是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的主导产业,工业为消费者提供了基本的生活品,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我国的现代化水平程度。第二产业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效果,一方面是对第一产业进行简单加工后的生产原料进行二次深加工;另一方面是加工自身产业的原料和产品,加工后将产品投入消费市场或者自用,我国的第二产业主要为制造业,但还有一些其他产业如采矿业、建筑业等;第三产业主要以服务业为主,为消费者除温饱等基础性问题之外,提供精神世界的需求,包括流通和服务两大部门。第三产业的涉及面非常之广,除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外的其他所有产业都包括在第三产业中,不仅有日常生活中的交通运输业和旅游业,也包括一些公用事业、技术类产业等,第三产业有充足的高技术产业,也是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向高级化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方向。

2.1.3 产业结构优化

在现有研究中,产业结构优化主要有两层意义:从短期来看,产业结构优化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各产业内部之间的优化过程,一种是三大产业之间相互调整的过程,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从长期来看,产业结构优化是一种动态转化过程,是从低级产业结构向高技术产业转化的过程,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转变。简单来说,产业结构优化就是让我国的三大产业,综合考虑各种环境、资源、人文等因素,在各地域之间分布更加合理,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产出效率提高,使产业的发展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产业结构合理化,即三大产业协调发展,主要体现在三大产业之间的占比、相对比重大小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上,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才能达到合理化发展。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就是让产业从劳动力向高技术产业转化,即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的劳动力产业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转化的过程。因此,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会淘汰一些低级形式的产业,使第一产业在产业

中的占比将会慢慢下降，转移至第二、第三产业。

产业结构优化的核心竞争力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能够促使产业从传统产业向高技术产业转变，优化社会的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受 2020 年至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呈现低迷状态，作为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产业结构优化，成为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我国必须要寻找适合目前经济情况的产业结构，为我国产业结构和经济水平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

2.2 基础理论

2.2.1 乘数理论

乘数理论在经济学研究过程中是一种基本理论。简单来讲，乘数理论就是在某一变量发生变化时，引起其他变量扩大或缩小数倍的过程。本文主要以财政支出乘数理论为基础进行分析。从字面意思来看，财政支出乘数就是由财政支出变化，所导致的与财政支出相关联的其他变量的数值成倍变化，这里的其他变量主要为我国的国民收入。财政支出作为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一，其主要的大小变化也由政府自身的行为基础所决定。在我国，财政支出乘数主要有三类：政府的购买支出乘数、政府对地区的转移支付乘数以及预算平衡乘数（侯荣华，2006）。财政支出的前两类乘数含义，都是以财政支出为基础变化变量，以我国国民收入为因变量，即政府的某一行为变化所引起的对我国国民收入变动量的成倍影响；预算平衡乘数，考虑了财政收入即税收的影响，主要衡量财政收支变动量的变化大小及幅度。

财政支出的乘数理论，主要建立在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基础上，需要政府用财政手段加以改善。政府可以从收入或支出两个角度来对市场进行调控。当市场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可以减少企业税收或者增加拨付的财政资金，资源将通过乘数理论，改变社会的有效需求，使需求量数倍增长，失业率降低，从而将市场调整至均衡状态，最终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财政支出的乘数理论，不仅仅说明了我国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能力，同时也是论证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基础和工具。

2.2.2 产业政策理论

(1) 市场失灵理论

市场失灵理论，主要是指在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失衡，即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无法实现其最优配置。从现实角度出发，市场在很多时候都很难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即会出现市场失灵情况。在实际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存在，外部因素影响，公共产品“搭便车”现象，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都可能导致市场失灵情况发生。第一，不完全竞争是与“完全竞争”相对而言的，完全竞争市场不存在垄断的行为出现，所以，只要有一点性质的垄断企业，都被称之为“不完全竞争”。主要有三种情况：完全垄断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第二，外部因素影响，即外部性。指的是一些人的经济行为，会给其他一些未进行这些经济行为的人带来明显的收益或者是较大的损失，得到收益的人没有支付相应价格，受到损失的人也没有得到补偿，这种经济行为就是外部性。根据收益和损失影响，外部性被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为减弱市场失灵造成的不利影响，政府对产生正外部性的经济行为给予了部分鼓励和补贴，对造成负外部性的企业要求进行补偿措施。第三，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是相对于我们的私人物品而言的，公共产品是指没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所有人的享受也无需多付费用，不享受也不会得到政府补偿，即无论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所产生或减少的边际成本都为零。公共产品的性质决定了很多人都会存在“搭便车”行为，即不支付相应的公共产品或服务费用，也可因为非排他性享受公共产品的好处。公共产品的处理问题需要依赖政府。第四，不完全信息。不完全信息主要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信息不确定性和不对称性。不确定性使人们只能预测到自己的行为以及其产生的后果，但对别的因素无法预测和考虑；不对称性是指信息的获得和流通需要一定成本，所以会产生厂商和生产者获得不同信息的现象，会带来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2) 技术开发理论

技术开发理论认为，在技术创新阶段，其技术开发并不是一种按照市场原则进行市场交易的财富，其主要还是高科技人才的知识储备。在技术发展和科技研发的过程中，有很多人为无法确定的影响因素，提高了企业面对未知风险的概率，可能会产生企业因为风险问题而投入研发资金不足的情况，因此，需要政府出台

相关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行为进行激励制度，可通过政府对激励企业的补贴行为或者引导基金等金融行为，并且要加强对研发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在本文中，产业结构优化主要指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即促使产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流转，加快高科技产业增长速度，所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很大程度也是来自于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即技术开发。政府部门出台积极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向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一方面可以克服技术研发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外部性，当企业投入大量的研发资金、人力设备后取得的创新技术，很有可能会通过“技术外溢”或者“干中学”而使没有投入这项研发的其他企业获得利益，因此，政府部门应该积极采取干预政策，努力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保护高技术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技术开发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性行为，在技术研发过程中，会因为各种因素导致研发失败，从这种角度来看，政府部门可以采取政府补贴或者税收优惠，从收入和支出两个角度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研发提供支持，激励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2.3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产业结构优化，即产业结构通过采取一定的措施调整提升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从而达到优化产业结构的目的。产业结构优化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固定模型，都是需要根据各个地区的地理位置、当地环境、现有资源、人口规模、科技含量等具体情况，从经济、环境、社会、生态等各个因素加以考虑，因地制宜的采取一定政策来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主要有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种形式。

合理化主要是指在产业结构现状下，将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让三大产业发展协调，并不考虑产业的科技研发等活动。在现有文献中，主要用泰尔指数代表产业结构合理化，部分论文也会用到产业结构偏离系数来代替，主要考虑到产出结构、劳动生产率、各产业就业增加值等指标；而高级化是指从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向高科技产业转变，不断的提高产业效率的过程，其通俗地讲即为我国第一产业逐步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变，减少对传统劳动力的依赖，将重点放在对科学技术、高新技术的研发的过程。本文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在对大量现有文献研究梳理后，用我国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比值 IS 衡量产业结构优化过

程，IS 越大，表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越好，是一种正向表示关系^①。

^① 本文考虑到 30 个省份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衡量上存在部分指标难以获取的情况，因此，在对产业结构优化指标衡量时，选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指标来代表。

3 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的现状与财政机理分析

3.1 财政支出现状分析

3.1.1 财政支出总量分析

财政支出总量是指一国政府在一定时间内的支出总量。衡量财政支出总量主要有两种方法：绝对总量和相对总量。

(1) 财政支出绝对总量

财政支出绝对总量即为财政支出总额，用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表示，主要衡量一个国家财政支出的总体规模。近年来，我国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的总额越来越多。从表 3.1 可以看出，2010-2019 年间，我国财政支出总量从 89874.16 亿元增加至 238858.37 亿元，增加额为 148984.21 亿元，且财政支出总量一直为上涨趋势，但增长速度却在下降。从近十年数据来看，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在 2011 年达到最大为 21.6%，之后开始下降，在 2016 年达到最小增速 6.3%。

表 3.1 财政支出总量及增速

年份	财政支出总量（亿元）	增长速度（%）
2010 年	89874.16	17.8
2011 年	109247.79	21.6
2012 年	125952.97	15.3
2013 年	140212.10	11.3
2014 年	151785.56	8.3
2015 年	175877.77	13.2
2016 年	187755.21	6.3
2017 年	203085.49	7.6
2018 年	220904.13	8.7
2019 年	238858.37	8.1

注：数据来源于 2020 年《中国统计年鉴》。^①

（2）财政支出相对总量

财政支出相对总量可以用两种方法表示：一种是用财政支出总额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主要用来衡量中央政府通过财政支出控制市场经济的效果程度；另一种是用地方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总量来表示，主要用来衡量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以下为财政支出相对总量的现状介绍：

下图 3.1 为我国财政支出总量与 GDP 的比值的衡量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支出总量变化情况如下：2010-2013 年，我国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从 18% 上升至 20%；2014 年小幅度下降后，在 2015 年呈上升趋势，达到 22% 左右；2016-2019 年，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又开始下降，但基本维持在 21% 左右。



图 3.1 财政支出总量占 GDP 比重

图 3.2 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可以发现，曲线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说明我国地方财政资金越来越多。其中，2010 年占比 82%，在最近十年占比最低，从 2011 年开始，地方财政支出的占比情况增加了 3 个百分点，基本保持在 85% 与 86% 之间，趋于稳定状态，说明地方政府对财政支出的自主权不断提高，且越来越稳定。

^① 本章节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图 3.2 地方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量比重

3.1.2 财政支出区域分析

此部分将财政支出总量分为东中西^①三个区域，分析区域间财政支出的现状。由于各个区域间的省份数量不一致，衡量财政支出的绝对总量没有对比意义，因此，对财政支出的区域现状描述，仅用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的数据来衡量，如图 3.3 所示。

可以看出，第一，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其财政支出占比最小；第二，2010-2019 年间，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在 30%~35% 之间波动，从 2017 年开始基本维持在 33% 左右，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近十年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值波动趋势基本一致，但大小存在差异，中部地区占比从 19% 上升至 25%，西部地区占比从 16% 上升至 20%；第三，2010 年至 2015 年，东中西三个区域的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波动趋势一致，从 2016 年开始，三个区域的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差异逐渐缩小。由此说明，2010-2019 年的前六年间，中央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对西部地区市场经济的控制能力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最小，且基本趋势一致，主要由于东中西三个区域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的控制能力更强，而在经

^①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省。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

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经济发展程度较好的东部地区，地理位置、经济环境、文化水平的优势使得自身经济水平不需要过于依赖政府财政支出就可以快速发展；后四年间，尽管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大小排列顺序没有改变，但三个区域的相对差异缩小，说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水平的控制能力减弱，西部地区依靠自身条件也可以缓慢带动自身经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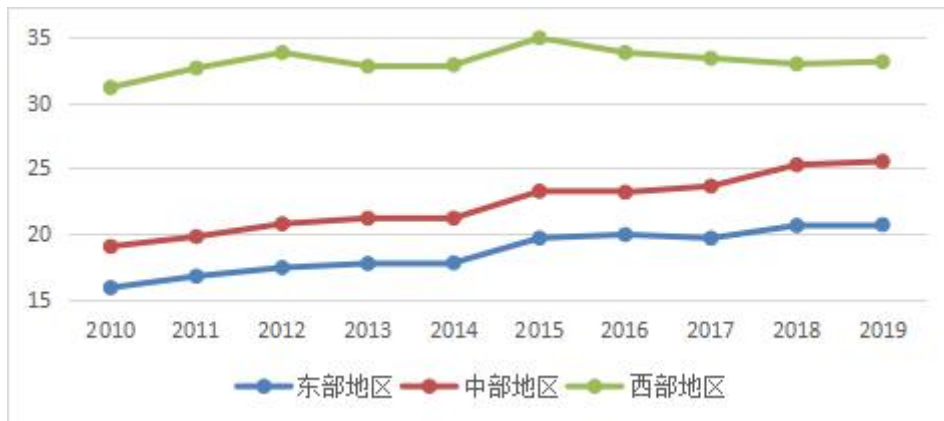


图 3.3 分区域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 单位：%

3.2 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3.2.1 产业结构分析

(1) 产业结构总量分析

本文将产业结构总量用三大产业的产值和占比情况来表示。表 3.2 为三大产业产值及占比情况汇总。从绝对产值来看，2010-2019 年近十年间，三个产业的产值均有上升趋势，第一产业产值从 2010 年的 38430.85 亿元增加至 2019 年的 70466.7 亿元，增加了 32035.85 亿元，将近 2010 年的 0.84 倍；第二产业从 191626.5 亿元增加至 386165.3 亿元，增加了 194538.8 亿元，为 2010 年的 1.02 倍；第三产业产值从 182061.9 亿元增加至 534233.1 亿元，净增加值为 352171.2 亿元，为 2010 年第三产业产值的 1.93 倍。从占比情况来看，第一，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在近十年间均呈现下降趋势，而第三产业占比一直上升，从 44.2% 达至 53.9%，超过了产业占比的一半；第二，在 2010 年和 2011 年，我国第二产

业发展最好，第三产业次之；但从 2012 年开始，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发展最快的产业。由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三大产业之间发展不均衡，这主要由三大产业各自的发展特点所决定的。

第一产业为农业，从近些年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农业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处于下降状态，且由于基础设施背后的影响，是我国产业结构发展过程中较为落后的部分，尽管目前情况来看，现代化技术已经在部分设施中取代了传统技术，但大部分农业技术还停留在比较落后的水平阶段，再加上我国农产品在国际上竞争力不够，且产值也跟不上，相较于发达国家来看，我国第一产业竞争力远远不够，发展水平较低，处于三大产业中占比最低的位置。

第二产业为工业，工业虽然在我国三大产业占比较大，下降后仍占据 40% 比重，但我国第二产业中，有部分工业依然处于我国产业链较低端，且我国第二产业在国际上主要以低价劳动力为核心竞争力，在创新和研发方面能力较弱，使得我国第二产业在抵御风险能力方面较为欠缺，近些年占比不断下降，被第三产业超过。

第三产业为服务业，从数据来看，第三产业近十年在我国的发展速度非常之快，从 2012 年开始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对我国经济发展贡献率最大的产业。但我国第二产业中的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技术产业占比较低，在国际地位上依然缺乏自主研发能力。

表 3.2 三大产业产值及占比

年份	第一产业 (亿元)	一产占比 (%)	第二产业 (亿元)	二产占比 (%)	第三产业 (亿元)	三产占比 (%)
2010	38430.85	9.3	191626.5	46.5	182061.9	44.2
2011	44781.46	9.2	227035.1	46.5	216123.6	44.3
2012	49084.64	9.1	244639.1	45.4	244856.3	45.5
2013	53028.07	8.9	261951.6	44.2	277983.5	46.9
2014	55626.32	8.6	277282.8	43.1	310654	48.3
2015	57774.64	8.4	281338.9	40.8	349744.7	50.8

续表 3.2 三大产业产值及占比

2016	60139.2	8.1	295427.8	39.6	390828.1	52.4
2017	62099.54	7.5	331580.5	39.9	438356	52.7
2018	64745.16	7.0	364835.2	39.7	489700.8	53.3
2019	70466.7	7.1	386165.3	39.0	534233.1	53.9

(2) 产业结构区域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全国范围内，2010-2019年间，第一产业占比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且数值最低；第二产业在2012年与第三产业持平，之后开始下降为第二；第三产业在最近十年，发展势头极好，一直在上升阶段，且已经超过第二产业，位居第一，即我国产业结构从2012年开始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差距越来越大。

从区域角度来看，图3.4、3.5和3.6分别是东中西三个地区在三大产业中的占比情况。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最快；中部地区在第二产业占比最大；西部地区在第一产业占比最高，在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均排第二。以下为三大产业在各区域的详细分析。

图3.4为区域间第一产业占比图，可以发现，2010-2019年间，三个区域在第一产业的占比均有明显下降趋势。西部地区在第一产业占比最大，2010年和2013年占比达0.13，在2019年占比下降至0.1左右，中部地区次之，但基本与西部地区差异不大，东部地区在第一产业占比最小，在2013年达到最高占比，仅为0.09，在2019年下降至0.07。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主要在第三产业发展，在第一产业这些传统产业占比较小，因此其经济发展相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水平较高，西部地区受限于其他产业的发展条件，很多贫困地区仍将发展依托于第一产业农业，因此第一产业占比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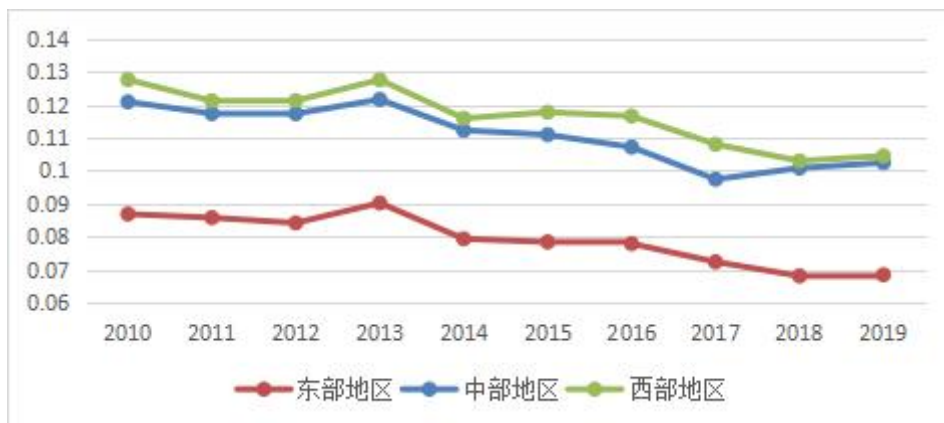


图 3.4 区域间第一产业占比图

图 3.5 为区域间第二产业占比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东中西三个区域在第二产业中的占比变化趋势相似，都是呈下降趋势，且幅度较大。具体来看，中部地区在第二产业中发展最好，在 2010 年占比为 52%，在 2011 间达到最高值 54%后开始迅速下降，在 2019 年，占比仅为 40%；西部地区次之，从 2010 年的 48%下降至 2019 年的 38%，下降了十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在第二产业占比最小，从 47%下降至 35%，下降了十二个百分点。这是因为，东部地区正在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服务业还未得到良好发展，主要经济发展水平由第二产业支撑，所以第二产业占比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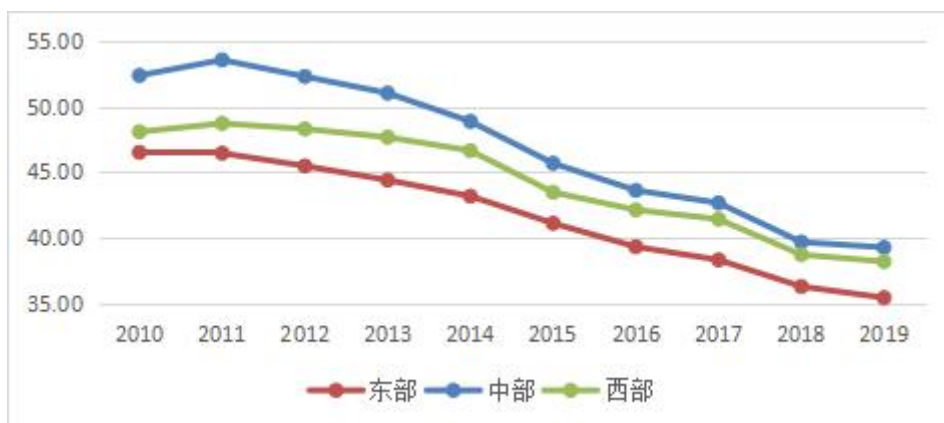


图 3.5 区域间第二产业占比图

单位：%

图 3.6 为区域间第三产业占比图，可以发现，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第三产业占比中变化趋势一致，中部地区比其他两个地区增长速度快，但三个地区在

2010-2019 年间发展都很迅速，增长趋势明显。其中，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从 45% 增长至 57%；西部地区从 39% 增长至 52%；中部地区从 35% 增长至 50%，在 2019 年，三个区域在第三产业占比均超过了 50%。这是因为我国产业结构正在向“三、二、一”转变，高技术产业和科技创新能力逐渐加强，实现了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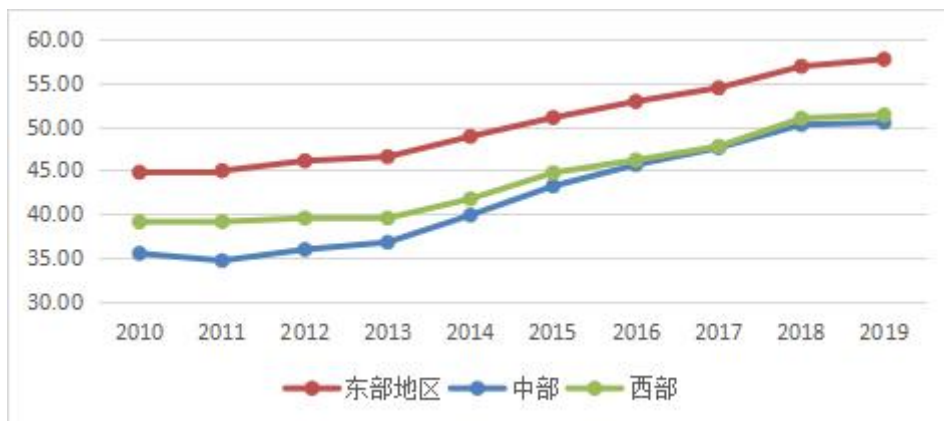


图 3.6 区域间第三产业占比图

单位：%

3.2.2 产业结构优化分析

(1) 产业结构优化现状分析

图 3.7 为产业结构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发现，2010-2019 年间，IS 即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不断提升的趋势，说明我国产业结构正在趋于高级化。具体来看，2010-2012 年，IS 数值小于 1，且一直增大，说明产业结构正在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但第二产业占比依然大于第三产业占比；2012 年以后，IS 数值大于 1，且呈现增长趋势，在 2019 年高达 1.4，说明我国已经由“二、三、一”产业结构转变为“三、二、一”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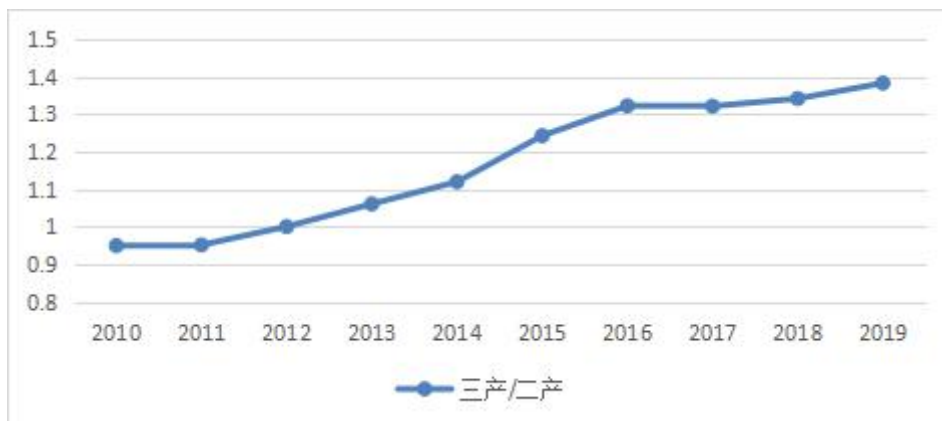


图 3.7 产业结构优化情况

(2) 产业结构优化存在的问题

经过上述分析发现，我国产业结构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我国三大产业内部结构不协调，产业发展不均衡。首先，我国三大产业产值占比结构不合理，从近十年来看，我国在 2012 年以前，第二产业长期为主导产业，从 2013 年开始，第三产业才逐渐发展势头增加，超过第二产业占比。其次，我国三大产业发展不均衡现象凸显，第一产业一直是我国三大产业中最薄弱的环节，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竞争力不够，再加上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第一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较为落后；第二产业很长时间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主要因为工业生产能力水平较高，占比较大，但也存在研发能力水平低下问题，在国际上只能依靠廉价劳动力成为优势；第三产业目前虽然在我国发展迅速，但其结构不太合理，我国第三产业主要以交通运输业、旅游业为主导，而信息咨询服务、金融业等发展缓慢，在国际上竞争力仍然不足。

第二，产业发展技术水平不高。我国在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时，应从生态、环境、资源等各个方面入手，必须同时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不改变产业发展方式，不注重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不光是经济方面会受到重创，在环境、资源、生态等方面也会面临严重问题，危害到经济的发展。但我国现阶段，产业发展技术水平不高，产业结构的方式不好转变，离经济发展所适合的产业结构优化目标差距较大。

第三，缺乏高技术人才。在本文中，产业结构优化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即从低级传统产业模式向高科技产业模式转变的过程，其中需要大量的高科

技人员的支持。但从我国目前产业结构配备人员来看，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人员技术水平较低，专业素质不够，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造成了严重困难，制约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3.3 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财政机理分析

在经济活动中，财政支出对产业发展的影响过程大致为“政府发出信号—信号传输—企业收到信号—信号反馈”。首先，政府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制定相应财政政策，向企业发出产业结构调整信号。其次，信号传输至企业，企业根据现有财政政策改变自身生产经营情况，进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最后，政府通过企业的反馈行为，对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作出评价，决定是否对企业实行财政支持，最终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作用机理如图 3.8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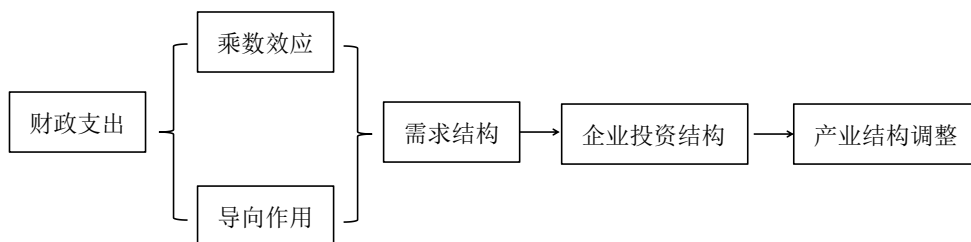


图 3.8 财政支出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财政支出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效果主要体现在乘数效应和导向作用两个方面。

第一，乘数效应。凯恩斯在 1936 年首次提到收入乘数原理，从此有了乘数理论基础（凯恩斯，1983）。其中，财政政策乘数主要是指政府的财政资金改变，对市场经济活动带来的影响效果。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其总量增减变化通过乘数效应引起产业数值的多倍反应，调节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和结构，影响和改变市场需求，对产业结构变化产生直接扩张作用。同时，税收也可通过乘数效应对产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与财政支出不同，税收政策通过间接效应影响产业发展。征税对象、范围、税率和税收优惠政策会改变企业的投资收益率，基于“理性人”假设，任何企业在资本投入时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因此，企业根据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会向有利于利润最大化的投资方向调整，为企业资本安排最优的投入产出，促进产业结构发展。

第二，导向作用。财政支出总量对产业发展的导向作用主要有三种。其一为引导作用，即财政支出的投入规模和方向能促使人力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等要素在产业结构发展中有序流动。财政支出对企业投资方向、生产结构及资金使用等经济活动进行有效调控，反映产业政策发展方向及政府活动范围，进而为各要素在不同产业领域的流动起到引导作用，改变企业生产经营等行为决策，由此影响产业发展规模及方向，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其二为示范作用，即财政支出对某一行业的扶持能促使企业进一步达成产业结构优化目标。一般而言，政府扶持某一行业，在财政支出方面就会大量投入，并出台相关优惠政策，支出则通过乘数效应促进产业数值成倍增加，以改变产业需求结构。企业在收到信号后，也会大量进入该行业，扩大行业规模，调整产业发展结构。其三为替代作用，也被称之为挤出效应。指政府把资金投入市场，会相应减少社会资本的投入空间，对企业为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投入资金产生挤出效应。

综合而论，财政支出的引导作用和示范作用能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但也可能因为替代效应影响社会资本投入空间，通过挤出效应抑制产业结构的发展。三种作用通过乘数效应将影响效果进一步扩大，促进或抑制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

3.4 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理分析

产业政策是一种重要的政府干预手段，在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理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针对政府受支持的产业，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正向调节作用。产业政策通过加大政府补贴、进行税收减免、派发研发补助、降低行政审批要求、低息贷款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激励一些企业优化基础配置，创新科技发展，从要素、制度、环境等方面优化自身产业结构，从而改变企业现有发展模式，提升传统产业的创新水平，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具体来看，对政府支持行业，产业政策可以有多种措施来促进企业的产业结构优化。首先，政府可以通过降低行政审批要求，缩短审批时间，减少审批流程等产业政策来降低受支持产业的准入门槛，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从而改变企业间的竞争模式，当行业内出现过多企业同时竞争时，为了生存下去，企业不得不创新技术，

以此获得条件优势；其次，政府可通过政府补助、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让产业政策向政府支持的产业靠拢，其中，政府的财政补助，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企业不充足的资金压力，降低企业金融贷款风险，税收减免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最后，产业政策可以通过低息贷款措施，给予企业融资机会，对受支持行业提供资金帮助，从而干预市场经济发展，达到产业结构优化目的。

另一方面，产业政策也会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负向影响。首先，在未出台产业政策之前，其产业内部的竞争压力，也会促使企业想方设法提高自身能力，优化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但产业政府出台后，其对行业的优惠政策，使企业轻而易举可以享受优惠，降低了企业内部原有的竞争压力，对产业结构优化有负向的影响作用；其次，产业政策是一种事前行为，其出台与实施可能会对一些企业的投资和消费者本身的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也可能造成企业过度投资现象，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生不利影响；最后，新的产业政策的出台，预示着政府对产业结构的新的调整，其准入门槛，优惠政策的偏斜，不仅会对之前受支持的产业产生冲击，对未受到支持的产业也会产生优惠力度下降等问题，迫使部分企业可能产生“寻租”行为，使优惠政策并没有倾斜到应该流入的产业和企业，减弱了现有资源改革创新的影响效果，对产业结构优化不利。

可以发现，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有正有负，一方面，产业政策的出台能协调产业内部之间的竞争，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发展；另一方面，产业政府也会打破企业内部原有竞争局面，阻碍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具体的影响机理如图 3.9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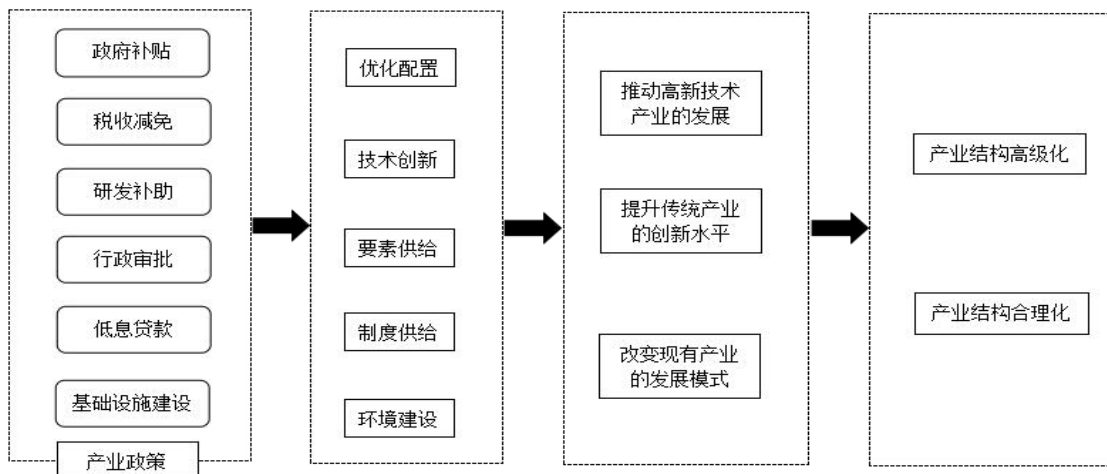


图 3.9 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理

4 产业政策冲击下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双重差分分析

4.1 模型构建

本文选取我国 30 个省份^①2010-2019 年数据，从总量和区域^②两个方面，考察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构建了三个模型研究产业政策冲击下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其中，模型一主要从总量和区域两个方面对我国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进行说明；模型二主要从区域方面研究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冲击效果；模型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研究三个区域在产业政策冲击下，我国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作用。主要的模型设计如下所示：

(1) 模型一

考虑到财政支出对不同区域间的产业结构影响效果差异，本文认为拟选择变截距模型更符合实际经济情况。^③模型设定如（1）式所示：

$$Y_{it} = \alpha_i + \beta X_{it} + \lambda_1 A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i 代表地区，即东中西三大区域； t 表示年份，即 2010-2019 年； Y 为产业结构指标； X 为各核心解释标量； A 为控制变量； β 和 λ 为待估计参数； ε 为误差项。

(2) 模型二

考虑到需要对政策冲击进行量化，本部分主要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将产业政策作为虚拟变量引入模型，研究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模型设定如（2）式所示：

$$Y_{it} = \beta_0 + \beta_1 I_i + \beta_2 T_t + \beta_3 I_i * T_t + \lambda_1 A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I_i 为个体虚拟变量，实验组地区取值为 1，对照组地区取值为 0； T

^① 由于西藏地区数据差异较大，且部分指标值缺失严重，因此，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剔除了西藏地区。

^② 其中，总量即为全国性财政支出指标，区域划分与第三章保持一致，将全国省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进行分析。

^③ 由于本文在后面部分对区域进行了划分和研究，在这里仅仅考虑其截距项变化，对核心解释变量变系数不做讨论。在实证过程中会对其能否使用变系数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为时间虚拟变量，政策实施前取值为 0，政策实施后取值为 1；其余符号表示同上。在（2）式中，本文重点需要关注 β_3 参数，来衡量政策冲击对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影响效果。

（3）模型三

此部分主要将前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研究产业政策冲击下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此，与前两个模型考虑一致，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研究。模型设定如（3）式所示：

$$Y_{it} = \beta_0 + \beta_1 I_{1i} * T_t + \beta_2 I_{2i} * T_t + \alpha_i X_i + \lambda_i A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各相关符号代表含义同上。与模型二不同的是，在此部分，本文主要关注核心解释变量即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果，政策影响效果 β_3 参数仅作为冲击变量，不是核心研究问题。

4.2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4.2.1 指标选取

本文将产业结构优化作为被解释变量，将财政支出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产业政策冲击为解释变量，并选取了对外开放、人口密度、经费投入等作为控制变量。具体指标如表 4.1 所示。

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了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IS）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变量，且考虑到可对比情况，以下三个模型的被解释变量选取均一致。

核心解释变量：主要为财政支出变量，用人均财政支出（FE per）、财政自给率（SFR）、财政分权（FD）和财政支出占比（FE）四个指标表示，在模型一的固定效应分析和模型三的双重差分分析均涉及到这四个指标，其具体计算方法见表 4.1。

解释变量：引入两个虚拟变量，其中，Treat 为个体变量，Period 为时间变量，主要在模型二和模型三中作为政策冲击的效果予以衡量。关于时间虚拟变量，本文以 2016 年所提出的十三五规划^①的时间为节点划分时间 T 虚拟变量，将

^① 财政支出结构优化、产业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财政政策；提升产业链水平，推动制造业高质

2010-2015 年这六年年份时间虚拟变量设置为 0，2016-2019 年这四年时间虚拟变量取值为 1；关于地区虚拟变量，将地区划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引入两个 Treat 虚拟变量，Treat₁代表东部地区，在东部地区虚拟变量取值为 1，其他地区为 0；Treat₂代表中部地区，在中部地区虚拟变量取值为 1，其他地区为 0；当 Treat₁和 Treat₂均为 0 时，即代表西部地区。

控制变量：选取四个控制变量，分别为经费投入 (Outlay)、对外开放 (OW)、人口密度 (PD) 和外商直接投资 (FDI)。与被解释变量一样，控制变量在三个模型中均被一致选取。

表 4.1 模型指标选取

	变量名称	计算方法	模型
被解释变量	第三产业/第二产业 IS	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	模型一、二、三
	人均财政支出 FE per	对数化处理	模型一、模型三
解释变量	财政自给率 SFR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财政分权 FD	地方人均财政支出/（地方人均财政支出+中央人均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占比 FE	财政支出/GDP	
	Treat ₁	东部地区为 1；其余地区为 0	模型二
	Treat ₂	中部地区为 1；其余地区为 0	模型三
	Period	2010-2015 为 0；2016-2019 为 1	
控制变量	经费投入 Outlay	统计年鉴	模型一
	对外开放 OW	出口额 对数化处理	模型二
	人口密度 PD	地方总人数/面积 对数化处理	模型三
	外商直接投资 FDI	外商直接投资额 对数化处理	

量发展，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导资本、资源向战略关键领域聚焦；重点围绕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实施了一系列减税政策）。

4.2.2 数据来源

本文所有的数据,均来源于 2010-2020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并对部分数据整理计算得到。以下所有的实证结果均是由 stata15.1 软件得出。

4.2.3 描述性统计

表 4.2 为模型一、模型二和模型三所涉及到的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4.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样本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IS	300	5.1692	0.4996	1.1604	0.6679
FE per	300	10.4541	8.1976	9.2812	0.4531
SFR	300	92.6369	14.8265	50.3657	19.0148
FD	300	94.1508	75.2847	85.7704	3.9419
FE	300	62.8356	10.5822	24.0910	9.9667
Treat ₁	300	1	0	0.2	0.4007
Treat ₂	300	1	0	0.15	0.3577
Period	300	1	0	0.5	0.5008
Outlay	300	221.4317	8.8805	99.9630	54.4040
OW	300	18.1267	10.0457	14.5394	1.6627
PD	300	8.3396	2.0567	5.4929	1.2809
FDI	300	17.8966	6.0274	13.7526	2.5250

4.3 实证分析

4.3.1 模型一：基于财政支出的固定效应模型

(1) 平稳性检验

为防止非平稳序列放入模型存在伪回归现象,要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根据本文的数据特征, $T=10 < N=30$, 为短面板数据, 因此, 需选用 HT 检验 (1999) 方法来对各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通过对时间趋势图的分析, 发现变量有趋势倾向, 因此对选用 HT 检验中的个体和时间趋势同时存在的类型进行单位根检验, 结果见表 4.3。在显著性水平为 10% 下, 可拒绝原假设, 说明变量都为平稳序列。其中, 财政自给率、财政分权、对外开放、外商直接投资四个变量为原序列平稳; 产业结构优化、人均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占比和经费投入为一阶差分序列平稳; 人口密度为二阶差分序列平稳。

表 4.3 HT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statistic	z	P-value
IS(1)	0.1717	-2.0930	0.0182
FE per(1)	0.1545	-2.3376	0.0097
SFR	0.1795	-2.9974	0.0014
FD	0.2536	-1.8618	0.0313
FE(1)	0.0264	-4.1681	0.0000
Outlay(1)	-0.0450	-5.1881	0.0000
OW	0.2691	-1.6236	0.0522
PD(2)	0.0771	-2.2884	0.0111
FDI	0.2020	-2.6532	0.0040

注: 括号内为 0 即原序列平稳, 为 1 即一阶差分序列平稳, 为 2 即二阶差分序列平稳。

(2) 协整检验

由 HT 单位根检验可以发现, 尽管序列平稳, 但有部分序列为差分后平稳, 且由于本文 $T < 20$, 单位根检验方法功效较低。因此, 为了不损失数据且能更好的进行经济学解释, 本文使用的是 Kao 检验中的 DF 类和 ADF 类检验检验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协整结果见表 4.4。由协整检验分析认为, 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 协整检验通过。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见表 4.5。

表 4.4 Kao 检验结果

	Statistic	p-value
Modified Dickey-Fuller t	1.9740	0.0242
Dickey-Fuller t	1.6539	0.0491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	9.6546	0.0000

表 4.5 变量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

IS	Coef. (Std. Err.)	P
FE per	1.072995 (0.1827159)	0.000
SFR	-0.0067246 (0.0042521)	0.125
FD	-0.0770033 (0.0103491)	0.000
FE	0.0147754 (0.008985)	0.111
Outlay	-0.0035911 (0.0012618)	0.008
OW	-0.1560974 (0.1052558)	0.149
PD	-0.3037974 (0.5747208)	0.601
FDI	0.0144451 (0.0413302)	0.729
_cons	1.887674 (3.076083)	0.544

(3) 变截距设定检验

根据实际经济情况，设定的模型为变截距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但从理论上仍需做进一步说明。因此，本文对数据进行了 Chow 检验和 LR 检验，其原假设为混合效应，即模型截距项不变。由表 4.6 结论综合来看，本文需要选择个体变截距模型。

表 4.6 变截距设定检验

	Chow 检验 (F 统计量)	LR 检验 (LR 统计量)	结论
个体、时点双效	50.1144 (1.4527)	642.9738 (53.3835)	拒绝原假设，变截距
应			
个体效应	60.92066 (1.5109)	614.0417 (42.5570)	拒绝原假设，个体变截距

时点效应	1.2475 (1.9132)	11.7124 (16.9190)	不能拒绝原假设, 时点不变截距
最终结论	个体变截距		

注: 括号内为统计量临界值。

(4) Hausman 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是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还是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需要进行 Hausman 检验, 结果如表 4.7 所示。其中, 括号内为各变量的 P 值, 可以看出, 所有的 P 值都小于 0.01, 表明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更好。因此, 本文模型一最终的设定为变截距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设定结果见 (4) 式:

$$IS_{it} = \alpha_0 + \beta_1 FE_{per1} + \beta_2 SFR_2 + \beta_3 FD_3 + \beta_4 FE_4 + \lambda_1 A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4)$$

其中, μ_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其余变量代表含义与上文一致。

表 4.7 模型一 Hausman 检验结果

	M4	M5	M6	M7	M8
IS	267.87	27.16	339.79	87.84	65.35
	(0.0000)	(0.0001)	(0.0000)	(0.0000)	(0.0000)

(5) 实证结果

根据以上分析, 用 stata15.1 软件对变量进行变截距个体固定效应回归, 结果如表 4.8 所示。分析可知, 核心解释变量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有显著影响。具体来看, 人均财政支出和财政支出占比两个变量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效果为正, 且人均财政支出的影响效果更大, 说明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和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的增加会带动当地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 且人均支出更为有效; 财政自给率和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优化有副作用, 财政自给率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为负, 财政分权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产业结构优化有较大负影响, 即财政分权的不合理性会对地区产业结构产生副作用, 对经济发展不利。从控制变量来看, 经费投入和对外开放均在 1% 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而人口密度和外商直接投资没有通过 10% 的显著性水

平,说明这两个变量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果极小,且从影响符号来看也与实际经济情况保持一致。

表 4.8 模型一实证结果

变量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FE per	0.74*** (0.04)	0.60*** (0.04)	0.89*** (0.05)	0.80*** (0.05)	0.94*** (0.05)	1.04*** (0.06)	1.07*** (0.08)	1.07*** (0.08)
SFR		-0.027** * (0.003)	-0.013*** (0.003)	-0.011** * (0.003)	-0.009 *** (0.03)	-0.007** (0.03)	-0.007** (0.03)	-0.007* * (0.03)
FD			-0.085*** (0.010)	-0.084** * (0.01)	-0.076* ** (0.01)	-0.076** * (0.01)	-0.0770 *** (0.01)	-0.077* ** (0.01)
FE				0.0225** * (0.004)	0.0195* ** (0.004)	0.0145** * (0.004)	0.0143** * (0.004)	0.0148* ** (0.004)
Outlay					-0.004* ** (0.001)	-0.004** * (0.001)	-0.0036 *** (0.001)	-0.004* ** (0.001)
OW						-0.139** * (0.04)	-0.141** * (0.04)	-0.156* ** (0.05)
PD							-0.3658	-0.303

							(0.553	8
)	(0.56
)
FDI								0.014
								(0.02
)
N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_cons	-5.68**	-3.08***	0.79	0.96	-0.69	0.34	2.24	1.89
	*	(0.43)	(0.61)	(0.58)	(0.61)	(0.69)	(2.94)	(3.00
	(0.37))
)							
R-squ	0.5619	0.6668	0.7338	0.7586	0.7874	0.7952	0.7955	0.7958
ared								
coun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 fe								
Year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fe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legend：* p<0.1；** p<0.05；*** p<0.01。以下所有表格均一致。

(6) 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检验从两个方面分析。其一是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即将协整检验结果所得到的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表 4.5）与回归结果（表 4.8）进行比较可以认为，本文所构建的变截距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较为稳定。其二为参考相关文献，将总体样本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改变样本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4.9。从结果来看，变截距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较为合适。

对结果进行具体分析，可以发现，分区域结果与全国基本保持一致。从相关系数来看，中部地区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整体作用效果更强，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且东中部地区的影响效果均高于全国层面，西部地区的影响

效果低于全国水平。从核心解释变量来看，人均财政支出无论是在全国层面还是在区域层面，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正效应均为最大，尤其是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强；财政分权的作用效果与人均财政支出正相反，但其对各个区域的负效应影响强度与人均财政支出保持一致，对东部地区的抑制作用最强。

表 4.9 模型一分区域稳健性检验

变量	全国层面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FE per	0.80*** (0.05)	1.07*** (0.08)	1.00*** (0.11)	1.3970* ** (0.13)	0.70*** (0.08)	0.7510* ** (0.13)	0.73*** (0.07)	0.8457* ** (0.15)
SFR	-0.011** * (0.003)	-0.007* * (0.04)	-0.002 (0.01)	0.0069 (0.01)	-0.03*** (0.01)	-0.022* ** (0.005)	-0.08 (0.01)	-0.010 9* (0.01)
FD	-0.084** * (0.01)	-0.077* ** (0.01)	-0.114*** (0.02)	-0.09*** (0.02)	-0.05*** (0.01)	-0.036 9** (0.01)	-0.08*** (0.02)	-0.075* ** (0.02)
FE	0.023*** (0.004)	0.0148* ** (0.01)	0.023* (0.012)	0.0342* ** (0.01)	0.017*** (0.01)	0.0158* * (0.008)	0.02*** (0.01)	0.0053 (0.01)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N	300		120		90		90	
_cons	0.96 (0.58)	1.8 (3.00)	1.5761 (1.15)	8.81 (5.57)	-0.538 (0.78)	-16.23 (11.0)	1.0977 (0.1)	3.83 (5.57)

续表 4.9 模型一—区域稳健性检验

R ²	0.7586	0.80	0.7375	0.82	0.8496	0.88	0.7512	0.79
square								
d								
county	yes		yes		yes		yes	
fe								
Year	no		no		no		no	
fe								

4.3.2 模型二：基于产业政策冲击的双重差分模型

(1) 平行趋势检验

要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最重要的前提是数据要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即当实验不存在时，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时间趋势相同。由图 4.1 可以看出，2010—2015 年，三个区域 IS 均值的趋势变化一致，东部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2016—2019 年，三个区域 IS 均值趋势变化明显，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差距越来越小，且在 2017 年基本达到相等。平行趋势检验通过，可以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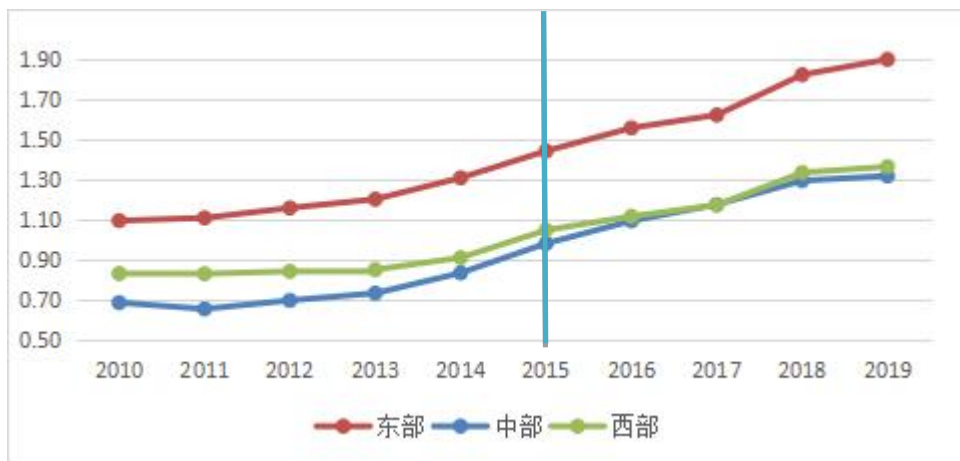


图 4.1 不同地区组别 IS 均值的平行趋势图

(2) Hausman 检验

表 4.10 为 Hausman 检验结果，其中，括号内为 P 值。可以看出，所有的 P 值均小于 0.1，说明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有理由拒绝原假设，因此选择个体固

定效应模型更好。

表 4.10 模型二 Hausman 检验结果

Treat ₁	M2	M3	M4	M5
IS	7.81 (0.0502)	16.75 (0.0022)	17.73 (0.0033)	16.51 (0.0113)
Treat ₂	M2	M3	M4	M5
IS	17.36 (0.0006)	28.92 (0.0000)	29.24 (0.0000)	26.38 (0.0002)

(3) DID 模型结果

由上述检验结果,本文使用个体固定效应的 DID 模型来研究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结果如表 4.11 所示。总体来看,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有正向促进作用,说明我国十三五规划中产业政策的提出有明显效果。当只考虑产业因素时,其产业政策效果最为明显,即对我国各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有明显带动作用,但从 R^2 来看,模型的拟合效果一般;考虑到产业结构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本文在各地区模型中分别加入协变量,发现产业政策效果与未加其他因素相比,有较小弱化,但 R^2 最少增加至原来的 1.5 倍,上升趋势明显,说明加入协变量之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

具体来看,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效果更好,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其次为东部地区,其效果比中部地区较低,但也能较好的促进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产业政策的提出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最弱,且并不显著,若只从政策本身出发,其对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影响系数较好,但由于西部地区其他外部因素的落后和影响,对产业政策的效果有明显的弱化作用。

从协变量来看,在产业政策冲击下,经费投入和人口密度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较为明显,其中,经费投入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各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有负作用,但影响程度极低,人口密度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产业结构优化有促进作用,且影响效果较大;对外开放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各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并不显著。

表 4.11 DID 模型结果

IS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Treat*Perio	0.5075***	0.3090***	0.4572***	0.3760***	0.3627	0.0809
d	(0.0473)	(0.0478)	(0.059)	(0.0486)	(0.0614)	(0.0582)
Outlay		-0.0016*		-0.0026***		-0.0015
		(0.001)		(0.0009)		(0.0010)
OW		0.0949		0.0486		0.0438
		(0.0705)		(0.0683)		(0.0761)
PD		5.5506***		7.2194***		7.3558***
		(0.7511)		(0.6551)		(0.7658)
FDI		-0.0027		-0.0355		-0.0104
		(0.0364)		(0.0355)		(0.0391)
_cons	1.0792***	-30.5570**	1.1056***	-39.0444**	1.1169***	-39.5945**
	(0.0165)	*	(0.0174)	*	(0.0181)	*
		(3.8906)		(3.4020)		(4.0465)
N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R-squared	0.2994	0.4681	0.1822	0.4977	0.1147	0.3888

(4) 稳健性检验

由于考虑到产业政策可能同时受到不可测因素的影响,本文对样本量根据协变量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来检验 DID 模型的稳健性。首先对样本量进行倾向匹配,本文选用的是核匹配法,匹配结果见表 4.12。由核匹配后的结果可以发现,第一, $Treat_1$ 和 $Treat_2$ 每个变量的标准偏差的绝对值在匹配后都有明显下降;第二,偏离度有明显降低;第三,从匹配结果来看,匹配后多数变量并不显著,说明核匹配结果合适。

表 4.12 PSM 核匹配后结果

东部地区	匹配	均值		标准偏	偏离度降	T 检验	
		处理组	对照组			差%	低%
Outlay	匹配前	134.47	76.959	116.3		10.47	0.000
	匹配后	115.27	94.866	41.3	64.5	2.59	0.011
OW	匹配前	15.781	13.712	154.4		13.31	0.000
	匹配后	15.241	14.915	24.3	84.2	1.97	0.051
PD	匹配前	6.4076	4.8831	151.4		12.42	0.000
	匹配后	5.9652	5.8972	6.7	95.5	0.85	0.396
FDI	匹配前	15.713	12.446	176.6		14.28	0.000
	匹配后	14.971	14.724	13.4	92.4	1.84	0.068
中部地区	匹配	均值		标准偏	偏离度降	T 检验	
		处理组	对照组			差%	低%
Outlay	匹配前	90.422	104.05	-27.9		-2.00	0.047
	匹配后	90.422	87.622	5.7	79.5	0.47	0.642
OW	匹配前	14.142	14.71	-39.4		-2.74	0.006
	匹配后	14.142	14.224	-5.7	85.4	-0.46	0.646
PD	匹配前	5.3122	5.5703	-21.6		-1.60	0.110
	匹配后	5.3122	5.5501	-19.9	7.8	-1.50	0.135
FDI	匹配前	13.493	13.864	-16.9		-1.17	0.243
	匹配后	13.493	13.83	-15.3	9.2	-1.17	0.244
西部地区	匹配	均值		标准偏	偏离度降	T 检验	
		处理组	对照组			差%	低%
Outlay	匹配前	63.497	115.59	-118.5		-8.45	0.000
	匹配后	89.055	98.104	-20.6	82.6	-1.24	0.218
OW	匹配前	13.282	15.078	-123.7		-9.86	0.000
	匹配后	14.336	14.637	-20.7	83.3	-1.31	0.194
PD	匹配前	4.4539	5.9381	-132.2		-10.84	0.000
	匹配后	5.3513	5.5439	-17.2	87.0	-1.25	0.215

续表 4.12 PSM 核匹配后结果

FDI	匹配前	11.398	14.762	-153.1		-13.42	0.000
	匹配后	14.143	14.157	-0.7	99.6	-0.05	0.962

其次，根据核匹配后的各区域样本量，重新生成个体与时间的交互项，进行 DID 回归，PSM-DID 的结果如表 4.13 所示。其中，基准回归即为没有进行匹配之前的样本 DID，PSM 回归为核匹配后的 DID 结果。可以发现，从解释变量来看，DID 模型中个体与时间的交互项系数，在匹配前和匹配后显著性并无变化，且系数大小基本一致。其中，西部地区的系数大小差异最大，但由于西部地区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并不显著，对模型整体的拟合效果影响极小，可以近似忽略。从协变量来看，倾向得分核匹配后，大部分协变量的系数正负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模型相比，没有明显变化。因此，通过对比可以认为，对样本量进行核匹配后的 DID 效果与原样本量所得到的 DID 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文所建立的基准模型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 4.13 PSM-DID 回归结果

IS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基准回归	PSM 回归	基准回归	PSM 回归	基准回归	PSM 回归
Treat*Perio	0.3090***	0.2688***	0.3760***	0.4097***	0.0809	0.0040
d	(0.0478)	(0.0452)	(0.0486)	(0.0000)	(0.0582)	(0.0985)
Outlay	-0.0016*	-0.0013	-0.0026***	-0.0046***	-0.0015	-0.0009
	(0.001)	(0.0011)	(0.0009)	(0.0014)	(0.0010)	(0.0017)
OW	0.0949	0.4116***	0.0486	-0.0911	0.0438	-0.2549**
	(0.0705)	(0.0897)	(0.0683)	(0.0916)	(0.0761)	(0.1183)
PD	5.5506***	2.8521***	7.2194***	6.8135***	7.3558***	12.0348***
	(0.7511)	(0.8125)	(0.6551)	(0.8276)	(0.7658)	(1.8331)
FDI	-0.0027	-0.0757	-0.0355	0.1053*	-0.0104	0.1705**
	(0.0364)	(0.0678)	(0.0355)	(0.0579)	(0.0391)	(0.0730)

续表 4.13 PSM-DID 回归结果

_cons	-30.5570*** (3.8906)	-20.7534*** (4.5523)	-39.0444*** (3.4020)	-35.6014*** (4.2758)	-39.5945*** (4.0465)	-63.0150*** (9.3181)
N	300	142	300	203	300	178
R-square	0.4681	0.6760	0.4977	0.4958	0.3888	0.3637
d						

4.3.3 模型三：基于产业政策冲击下财政支出的双重差分模型

(1)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为了保证三个模型之间的可比性，模型三中所有的变量与模型一和模型二中的各变量保持一致，因此被解释变量计算方式保持一致，且数据年份一致，所以平行趋势检验同模型二，从图 4.1 可以分析，变量数据通过平行趋势检验。

(2) Hausman 检验

表 4.14 为检验结果，其中，括号内为 P 值。由结果可以分析，本文应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表 4.14 模型三 Hausman 检验结果

Treat ₁	M1	M2	M3	M4	M5
Y3	16.93 (0.0096)	24.55 (0.0009)	16.77 (0.0326)	26.87 (0.0007)	28.41 (0.0008)
Treat ₂	M1	M2	M3	M4	M5
Y3	29.48 (0.0000)	44.28 (0.0000)	20.91 (0.0071)	32.48 (0.0001)	34.39 (0.0001)

(3) DID 实证结果

此部分主要研究在产业政策的冲击下，财政支出对各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果。由于考虑到有产业政策因素，同模型二分析一致，本部分选择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研究，主要的回归结果见表 4.15，其中，每个区域的第一列为没

有加入控制变量的 DID 结果，第二列均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 DID 结果。

从核心解释变量财政支出来看：首先，控制变量的加入对财政支出各个变量的系数正负和显著性水平影响不大，说明模型结果比较稳健；其次，人均财政支出和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两个变量，在产业政策冲击下，对各区域产业结构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明显优化作用，且在三个区域的系数大小差异不大，说明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对产业结构优化有显著正效应；最后，财政自给率和财政分权两个变量，在产业政策冲击下，对各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为负，且财政分权的影响效果更大，说明若想促进各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需要保证财政分权的合理化。

从解释变量产业政策来看，十三五规划中产业政策的实施会促进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来说，有较小的抑制作用。但产业政策的效果在各个区域并不明显，说明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只是起到辅助作用，主要还是依靠财政支出的影响效果。

从控制变量来看，在产业政策影响下，经费投入和对外开放对东、中、西三个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影响；人口密度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其中，人口密度为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为正影响，说明各地区的人口密度越大，其会抑制产业结构的优化，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有促进作用。

表 4.15 产业政策冲击下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

IS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FE per	0.7836*** (0.0529)	1.0692*** (0.0779)	0.8095*** (0.0532)	1.0792*** (0.0812)	0.8387*** (0.0586)	1.1020*** (0.0782)
SFR	-0.0096*** (0.0032)	-0.0066** (0.0030)	-0.0105*** (0.0030)	-0.0067** (0.0029)	-0.0104*** (0.0030)	-0.0065** (0.0029)
FD	-0.0830*** (0.0099)	-0.0768*** (0.0096)	-0.0856*** (0.0102)	-0.0777*** (0.0102)	-0.0887*** (0.0105)	-0.0809*** (0.01)
FE	0.0223*** (0.0043)	0.0148*** (0.0044)	0.0229*** (0.0044)	0.0150*** (0.0045)	0.0209*** (0.0045)	0.0132*** (0.0046)

续表 4.15 产业政策冲击下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

Treat*Perio	0.0371	0.0068	-0.0171	-0.0077	-0.0476	-0.0489
d	(0.0359)	(0.0344)	(0.0378)	(0.0377)	(0.0390)	(0.0367)
Outlay		-0.0036***		-0.0036***		-0.0036***
		(0.0007)		(0.0007)		(0.0007)
OW		-0.1547***		-0.1568***		-0.1509***
		(0.0511)		(0.0508)		(0.0507)
PD		-0.3162		-0.3395		-0.2030
		(0.5667)		(0.5894)		(0.5664)
FDI		0.0148		0.0152		0.0120
		(0.0235)		(0.0237)		(0.0234)
_cons	0.9499	1.9405	0.9697*	2.0805	1.0123*	1.3973
	(0.5816)	(3.0172)	(0.5833)	(3.1502)	(0.5830)	(3.0179)
N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R-squared	0.7596	0.7958	0.7588	0.7958	0.7599	0.7972

(4) 稳健性检验

改变被解释变量度量方式来检验模型三的稳健性。其中，产业结构优化的度量方式参考徐敏和姜勇（2015）的研究方式，用式（5）表示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其中，INDS 为产业结构优化指标，q 代表各产业占比，K 为产业结构类型。INDS 值越大，说明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越好。

$$INDS = \sum_1^3 q_{i,t,k} * k = q_1 * 1 + q_2 * 2 + q_3 * 3 \tag{5}$$

表 4.16 为替换产业结构优化指标度量方式后的回归结果，与 4.15 基准回归结果比较发现，在产业政策冲击下，核心解释变量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基本保持一致，四个变量系数正负号与显著性水平大致没有变化，说明本文的主要结论并不会受到产业结构优化的度量方式的影响，模型选取稳健，结果可信。

表 4.16 稳健性检验结果

INDS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FE per	0.2206*** (0.0107)	0.1872*** (0.0164)	0.2007*** (0.0106)	0.1485*** (0.0164)	0.2126*** (0.0120)	0.1810*** (0.0166)
SFR	-0.0012* (0.0006)	-0.0018*** (0.0006)	-0.0009 (0.0006)	-0.0017*** (0.0006)	-0.0008 (0.0006)	-0.0015** (0.0006)
FD	-0.0201*** (0.0020)	-0.0195*** (0.0020)	-0.0177*** (0.0020)	-0.0156*** (0.0021)	-0.0194*** (0.0021)	-0.0194*** (0.0021)
FE	0.0019** (0.0009)	0.0022** (0.0009)	0.0013 (0.0009)	0.0014* (0.0009)	0.0019** (0.0009)	0.0022** (0.001)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_cons	2.0479*** (0.1178)	1.5363** (0.6347)	2.0239*** (0.1160)	0.6844*** (0.6373)	2.0439*** (0.1190)	1.6162** (0.6413)
N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R-square	0.7951	0.8123	0.8016	0.8264	0.7919	0.8097
d						

4.4 实证结果对比

本文通过三个模型，研究了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其中，模型一主要使用个体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模型二主要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我国十三五规划的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模型三主要分析在产业政策的冲击下，我国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果，并与模型一进行对比。

具体来看，在模型一中，未考虑政策冲击影响，我国财政支出在三个区域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正负和显著性基本一致，但各变量的正负号和影响大小有不同。人均财政支出和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有促进作用，且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强；财政自给率和财政分权对各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有明显抑制作用。

在模型二中，主要分析产业政策冲击单个因素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并控

制了相关协变量因素。研究发现，十三五规划中的产业政策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影响，但对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的正效应并不明显，说明影响效果极小。

在模型三中，主要是将模型二的政策冲击引入，研究财政支出在政策冲击的影响下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效果。分析发现，与模型一相比，核心解释变量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正负和显著性水平基本与模型一保持一致，但系数大小发生变化。其中，财政支出变量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效果明显增加，且财政自给率和财政分权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负作用也有相应改善，说明我国政策实施效果对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与模型二相比，产业政策在各个区域效果并不明显，说明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的优化直接影响只是起到辅助作用，主要还是依靠财政支出变量影响，但不能否认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间接影响效果。

表 4.17 实证结果总结

IS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FE	1.40***		1.07***	0.75***		1.08***	0.85***		1.102**
per	(0.13		(0.08	(0.13		(0.08	(0.15		*
)))))		(0.08
)
SFR	0.0069		-0.07**	-0.02**		-0.01**	-0.011*		-0.007
	(0.01		(0.01	*		(0.03	(0.01		**
))	(0.01))		(0.01
))
FD	-0.09***		-0.08**	-0.04**		-0.08**	-0.08***		-0.08**
	(0.02		*	(0.02		*	(0.02		*
)		(0.01)		(0.01)		(0.01
)))

FE	0.0342*		0.015**	0.016**		0.015**	0.0053		0.013**
	**		*	(0.01		*	(0.01		*
	(0.01		(0.01)		(0.01)		(0.01
))))
DID		0.31***	0.01		0.38***	-0.007		0.081	-0.05
		(0.05	(0.03		(0.1	7		(0.1	(0.04
)))	(0.04))
)			
控制									
变量		是			是			是	
N	120	300	300	90	300	300	90	300	300
_cons	8.81	-30.6**	1.9405	-16.23	-39.0*	2.0805	3.83	-39.6*	1.3973
	(5.57	*	(3.02	(11.0	**	(3.15	(5.57	**	(3.02
)	(3.89))	(3.4))	(4.1)
)))	
R ²	0.82	0.4681	0.7958	0.88	0.497	0.7958	0.79	0.388	0.7972
					7			8	

5 主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5.1 主要结论及原因分析

5.1.1 结论总结

从整体来看：第一，无论在模型一还是模型三中，人均财政支出与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这两个变量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在 1% 的水平下都显著为正，而财政自给率和财政分权对各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显著为负；第二，在模型二中，产业政策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有明显促进作用，说明政策提出后产生的影响效果较好；第三，当在财政支出中考虑政策效果后，发现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效果比模型一较好，但此时产业政策效果影响不显著，说明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只是起到辅助性作用，主要还是依赖于财政支出对其的正向影响效果。

从区域来看：第一，综合分析，若只考虑财政支出变量时，人均财政支出与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对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效果最好，其次为中部地区，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效果相对最小，财政自给率和财政分权两个变量对各区域的负影响基本也是此情况；第二，仅考虑产业政策，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产业政策对其在 1% 显著性水平上有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也为正向作用效果，但并不显著；第三，在产业政策的冲击下，财政支出对中西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正影响明显增加，负作用也基本减弱，说明政策辅助作用效果较好。

总体来看，通过上述的结论与分析，本文支持“促进论”，即产业政策冲击下财政支出能显著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

5.1.2 主要原因分析

由于我国三大区域在各个方面差异比较明显，因此，以上的结果可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第一，从产业结构自身来看。一方面，从第三章分析可以发现，2010-2019 年间，西部地区在三大区域中，第一产业的占比最大；中部地区的第二产业占比最大；东部地区则是在高技术产业即第三产业中占比最多。说明各地区的优势发

展产业是不一样的。西部地区作为第一产业占比最大的区域，其产业结构优化较慢，而东部地区本身在第三产业占比比西部地区高 10%左右，产业结构优化自然快于西部地区。另一方面，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地理位置、经济水平、自然环境的差异，会使地区产业结构发展存在较大差距。东部地区占据有利地理位置，不仅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对外经贸也能迅速开展，且优势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也能留住高技术人才；而西部区域由于本身的经济发展落后，再加上地理位置、就业环境等多重影响，自然很难吸引优秀人才，对第三产业的发展较为不利。

第二，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看。首先，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越多，即政府投入较多的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公共产品的配备数量，比如说改善基础设施和地区经济环境，提高社会的福利性水平。这样做不但能减少交易过程中的成本，也能依靠当地资源吸引更多生产要素流入，形成比较优势的产业集聚效应，推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杨晓锋，2016）；其次，财政支出的增长尤其是人均财政支出的增加，能够引导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产业结构发展中有秩序流动，刺激决定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的增长，促进地区产业协调发展，产业结构得以优化；最后，政府对产业的政策优惠会促使企业对该行业的资金投入，改变产业需求结构，使该行业获得长期发展，大规模促进技术创新，增强区域核心竞争力，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直接或间接推动产业结构往第三产业转型，达到优化产业结构目的。

但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使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作用在三大区域间效果不同。人均财政支出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各地区建设以及吸引生产要素投入的能力。而东部地区在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上都比西部地区存在较大优势，其人均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正作用效果也更强；西部地区因为经济、文化、技术落后，财政支出的投入一部分需要兼顾基本经济发展和设施建设等，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带动作用没有东中部区域明显，但也是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为正，即财政支出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效果极好。

第三，从财政分权的角度看。一方面，在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需要将部分资金权利下放至地方政府，促使地方政府在财政资金使用和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支配权利，这一权利使财政资金可以被当做地方政府的“私有财产”，在支出时能提高地方政府的资金使用效率，尽可能让资金发挥最大化价值，使其有

针对性的进行行业投资。但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政资金的监管力度也会变小，从而地方政府对财政支出的资金使用没有完整统一的规划，造成财政资金滥用行为，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各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行为。为了追求地区及个人利益最大化，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可能会低价出让当地的工业用地，或是高价限制出让地方商住用地（史桂芬，2019），以此行为来大力促进第二产业的发展，导致服务业用地不足的情况出现，严重阻碍地区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

在区域方面，西部区域地方政府在对财政支出自主支配时，更大程度先倾向于改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资源配置，在直接促进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投入相对较少；而东部地区由于现有资源配置非常充足，政府会更大力度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其在财政支出方面对产业结构的投入也较多，负作用比西部地区更强。因此，财政分权在西部地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负作用最小，在东部地区最大。

第四，从产业政策来看。政府提出各种产业政策，本身就是为了平衡各地区产业发展，促进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因此，产业政策的提出对三大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起到促进作用，是可以预料的。产业政策通过加大政府补贴、进行税收减免、派发研发补助、降低行政审批要求、低息贷款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激励一些企业优化基础配置，创新科技发展，从要素、制度、环境等方面优化自身产业结构，从而改变企业现有发展模式，提升传统产业的创新水平，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达到产业结构优化目标；而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也可能产生负影响，在西部地区产业政策的出台尽管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不显著，但仍为负向作用。新的产业政策的出台，预示着政府对产业结构的新的调整，其准入门槛，优惠政策的偏斜，不仅会对之前受支持的产业产生冲击，对未受到支持的产业也会产生优惠力度下降等问题，迫使部分企业可能产生“寻租”行为，使优惠政策并没有倾斜到应该流入的产业和企业，降低了创新资源的作用效果，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政府机构在出台相关优惠政策时，需要对其产生效果进行结果预期，尽可能让效果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发展。

5.2 相关对策建议

根据上文实证结果和原因分析发现,各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各地区的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匹配程度、地区本身经济发展水平等。因此,为更好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协同发展,本文结合我国财政支出和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5.2.1 适度调控区域间财政支出规模,与产业结构发展相适应

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过程中,政府应根据各省份现有资源及经济发展情况,针对不同地区的客观条件合理的进行财政支出分配。从我国财政支出现状来看,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近十年在 30%-35%之间波动;中部地区基本维持在 20%-25%之间;东部地区在 15%-20%之间,说明中央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对市场经济的控制能力在西部地区最强,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最小,而从实际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最好,西部地区最弱。可以分析,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带动力度不强,同时也可以发现,并不是财政支出规模越大越好。因此,一方面,我国应继续发挥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使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发挥到位(蒋炳蔚,2020);另一方面,政府也应适度调控财政支出规模,调整各省份财政支出政策,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针对各省份制定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财政支出政策,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充分又合理的资金保障,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

5.2.2 合理分配中央与地方财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下,要积极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的科学划分,明确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责任范围,避免地方政府自主权过大,造成财政支出规模不适度与支出结构不平衡,抑制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对于我国财政分权程度较小的地区,应该适当加大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给予当地政府较多适度的支配财政资金的能力,发挥地方政府的管理能力。地方政府对资金有一定的的管控权利,也会更合理的配置地区财政资金,发挥地区信息资源优势,提高地方政府的资金使用效率,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发展。对于财政分权度较大的地区,也应适当的减

弱地方政府对财政资金的支配权利。当地方政府的资金权利过大，可能对资金的规划方面不够完善，因此，也应防止地方政府因为权利过大导致对某一行业的过度投资，造成财政资源严重浪费，资金使用效率降低，阻碍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因此，应构建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的财政体制，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克服财政体制障碍，解决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政策所存在的体制问题，从政府的财政方面促进我国各区域之间的产业结构发展。

5.2.3 制定不同区域间产业政策，发展各区域优势产业

一方面，我国各区域间产业结构优化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为我国产业政策的趋同化。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尽量需避免“一刀切”行为，要综合考虑当地环境资源等各种因素，权衡制定产业政策，充分发挥地区优势，让地区资源发挥最大价值。另一方面，我国各区域间优势产业差距较大，发挥各地区优势产业，才能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高技术产业大省如东部区域应全力发挥自己的主导优势，创新产业链，并且要重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基础性研发，抓住未来创新性行业的主动权；制造业省份如东部、中部区域应尽力提升地区优势资本整合的能力，优化地区产业结构，打造地区优势产业，培育相关领域龙头企业，带领周边地区共同发展（唐世芳等，2021），为其他地区经济发展起到空间促进效应；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也应该发挥地区的优势产业优势，比如可以关注当地的旅游业发展，融合当地特色文化产业，打造独具匠心的旅游文化圈，充分利用自然环境资源，将自然赠与转化为当地社会生产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5.2.4 加强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协同性，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发展

从上述实证结果来看，在产业政策的冲击下，财政支出对中西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正影响明显增加，负作用也基本减弱。可以分析，在产业政策的辅助作用下，财政支出能更好的发挥效果，说明我国各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需要依赖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同发展。一方面，财政政策的制定应与产业政策发展结合起来。政府对财政支出合理分配时，需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的产业结构发展情况。例如，对各个区域及地区的优势发展产业和部分尚未发掘的潜在有利产业，

政府可以根据结合当地的产业优惠政策，将财政支出适当加大投入，加强地区优势产业的发展；对当地发展不够理想的行业，可依据产业政策提供相应的扶持机制；同时，政府也可出台相关的财政或税收优惠，支持产业政策扶持的行业快速发展，使其更容易吸引企业调整资金投入，优化地区产业结构的发展。另一方面，产业政策也应该在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对于财政政策偏向的行业或产业，产业发展也应抓紧优惠政策，将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往规划的方向调整。在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也应注重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向第三产业转型，优化产业结构。这意味着，我国各个区域和地区在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的过程中，单一的实施财政政策或是制定产业政策，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效果都较为有限，只有加强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同性，才能更好的促进各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Barakat A.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structure, financial leverage and profitability on industrial companies shares value (Applied study on a sample of saudi industrial companies)[J]. Research Journal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 2014, 5(1): 55-66.
- [2] Darrat, Ali, F. Are Financial Deepening and Economic Growth Causally Related: Another Look at the Evidence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 1999, 13(3): 19-35.
- [3] Drucker J , Feser E .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 analysis of productivity in thre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 2015, 42(1): 1-14.
- [4] Ekaterina V. Zhuravskaya. Incentives to provide local public goods: fiscal federalism, Russian style[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0, 76(3).
- [5] Hayek, Friedrich A.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5(35): 519-530.
- [6] Lakh winder Singh, Deepika Chawla.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R&D 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 Structure: The Experience of India[J]. Millennial Asia, 2018, 9(3): 555-578.
- [7] Lichtenberg.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funding on Private industr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 reassessment[J]. 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2008(01).
- [8] Lin J Y, Sun X, Jiang Y. Endow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ppropriate financial structure: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2013, 16(2): 109-122.
- [9] Maria Dolores Guilló, Fidel Perez-Sebastian. Neoclassical growth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puzzl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5, 97(2).
- [10] Pranab Bardhan. Decentralization of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2, 16(4).
- [11] Roger Gordon, Wei Li. Tax structur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any puzzles and a possible explanation[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9, 93, 855-866.
- [12] Sagiri Kitao. Short-run fiscal policy: welfare, redistribution and aggregate effects in the short and long-run [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010, 34, 2109-2125.

- [13] Shelton, Cameron A.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7), 2230-2260.
- [14] Shelton, Cameron A.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7), 2230-2260.
- [15] Wahab M. Asymmetric output growth effec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Cross-sectional and panel data evidence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1, 20(4):574-590.
- [16] ZHANG T, ZOU H 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ublic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8, 67(2):221-240.
- [17] Zvi Hercowitz, Michel Strawczynski. Cyclical Ratcheting in Government Spending: Evidence from the OECD[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4, 86(1).
- [18] 陈淑云, 曾龙. 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分析——基于中国 28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间计量分析[J]. *产业经济研究*, 2017 (06) :89-102.
- [19] 储德银, 建克成. 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总量与结构效应双重视角的实证分析[J]. *经济学家*, 2014 (2) :80-91.
- [20] 韩凤慧.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J]. *山西农经*, 2019 (07) :7-8.
- [21] 韩永辉, 黄亮雄, 王贤彬. 产业政策推动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了吗?——基于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J]. *经济研究*, 2017, 52 (08) :33-48.
- [22] 韩振国, 杨盈颖. 财政支出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J]. *经济研究参考*, 2018 (54) :27-28.
- [23] 郝远洋. 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 [J]. *现代营销 (下旬刊)*, 2020 (12) :140-141.
- [24] 侯荣华. 财政支出乘数理论及其应用[J]. *财政研究*, 2006 (03) :8-10.
- [25] 侯帅圻, 林源, 周波.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性扩张的经济效应与乘数测算——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J]. *现代财经 (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19, 39 (02) :15-30.
- [26] 黄少安, 陈言, 李睿, 龚华燕. 福利刚性、公共支出结构与福利陷阱 (英文)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9, 40 (03) :110-129.

- [27] 蒋炳蔚, 郑苏沂. 财政支出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实证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20, 36(24):133-136.
- [28] 凯恩斯. 就业, 利息和货币通论[M]//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商务印书馆, 1983.
- [29] 李翠, 张光涛. 基于灰色关联度模型的流通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 2021(11):28-30.
- [30] 林春, 孙英杰. 纵向财政失衡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吗?——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4(05):48-59.
- [31] 刘建民, 胡小梅. 财政分权、空间效应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 SDM 模型的经验研究[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7(1):116-121.
- [32] 刘建民, 杨华. 财政支出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证分析——以湖南省为例[J]. 会计之友, 2015(01):88-90.
- [33] 潘文卿, 范庆泉. 生产性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最大化[J]. 管理科学学报, 2019, 22(07):1-19.
- [34] 任爱华, 刘欢. 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非线性效应[J]. 财经科学, 2017(06):104-114.
- [35] 尚晓贺, 陶江. 财政科技支出、银行信贷与产业结构转型[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15, 35(12):99-110.
- [36] 石晶, 姜晓丽, 李佳俐.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研究[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0(19):48-49.
- [37] 唐荣, 黄抒田. 产业政策、资源配置与制造业升级: 基于价值链的视角[J]. 经济学家, 2021(01):63-72.
- [38] 唐世芳, 葛琳玲, 李顺明. 推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财税对策探讨[J]. 税 务 研 究, 2021(05):108-114. DOI:10.19376/j.cnki.cn11-1011/f.2021.05.017.
- [39] 唐晓华, 张欣钰, 陈阳. 中国制造业产业政策实施有效性评价[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7(10):60-69.
- [40] 王红建, 陈松, 李艾珉. 产业政策、信贷资本逆向流动与企业转型升级——基于信贷资本在不同生产率企业间的再配置研究[J]. 经济评论, 2020(02):52-67.

- [41]王庆,周清竹.我国民生财政发展与调整建议[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7,33(04):51-56.
- [42]武晨曦.产业政策对地区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J].经济论坛,2019(03):123-130.
- [43]徐敏,姜勇.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能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32(03):3-21. DOI:10.13653/j.cnki.jqte.2015.03.001.
- [44]杨晓锋.地方财政支出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动态关联研究——基于1999—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J].财贸研究,2016(2):112-119.
- [45]杨志安,李梦涵.财政支出政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和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系统GMM实证检验[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7(06):45-54.
- [46]袁航,朱承亮.国家高新区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J].中国工业经济,2018(08):60-77.
- [47]张玉兰,崔日明,郭广珍.产业政策、贸易政策与产业升级——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J].国际贸易问题,2020(07):111-128.
- [48]郑凯.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建议[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8(23):182-183.
- [49]郑少华,韩欣哲.公共服务需求与地方财政回应性研究——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财政回应性的影响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9(06):129-132.
- [50]周茂,陆毅,李雨浓.地区产业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合成工具变量的估计[J].经济研究,2018,53(11):132-147.

致 谢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即将画上句号，在此，我要向所有支持、帮助、鼓励我的人，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王庆教授。这篇论文从确定方向、论文选题、撰写过程，到最终的成文定稿，都离不开导师的悉心指导。王庆教授不仅传授我知识，而且从更高层次引导我人生的价值追求。王庆教授对科研的严谨和热爱，值得我终身学习。感谢王庆教授对我的教导与培养！感谢我的同门师兄姐妹。每一次的组会讨论，都是思维的碰撞；每一次的学术成果，都离不开集体的努力。感谢你们，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感谢我的家人们。每一句加油打气，都能让我充满激情的投入论文写作。感谢你们，对我的无条件信任与支持！感谢我的另一半。异地很难也简单，相思有苦亦更甜。感谢你，给予我的包容与偏爱！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结束了，未来的人生即将开启。我将带着每一份爱，自信坚定的走向未来。

最后，感谢各位评审及答辩专家。感谢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本论文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